



# 灯影之外

■ Dengying Zhiwai

■ 严沁系列小说集 34

■ 门，骤然打开。  
她看见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  
自己的父亲正躺在  
一个年轻女人的怀抱……

中国文联出版社



# 严沁系列小说集

Yanqin Xilie Xiaoshuoji

34

灯  
影  
之  
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灯影之外/严沁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

(严沁系列小说集)

ISBN 7-5059-3249-7

I. 灯… II. 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606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00873

|       |                           |
|-------|---------------------------|
| 书 名   | 严沁系列小说集                   |
| 作 者   | 严沁 (香港)                   |
| 出 版 社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 行 部 |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
| 地 址   | 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吴若竹                       |
| 责任校对  | 宋小燕 荣荣                    |
| 责任印制  | 董 华                       |
| 排 版   | 今日视点文化事务发展中心              |
| 印 刷   |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50×1168 1/32             |
| 字 数   | 8500 千字                   |
| 印 张   | 430                       |
| 插 页   | 100 页                     |
| 版 次   |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5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5059-3249-7/I·2459 |
| 全套定价  | 730.00 元 (11.20 元)        |

# 严沁系列小说集

Yanqin Xilie Xiaoshuoji



严沁——备受海内外华人爱戴的知名作家，著有百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她写情：爱情、亲情、友情，以至种种世间情。作品散发着她触感而生的情爱芬芳，教万千华人读者尽陶醉于她小说的爱情世界。

- |            |              |
|------------|--------------|
| 1. 梦中缠绵    | 26. 晨 星      |
| 2. 爱神的影子   | 27. 雪在流      |
| 3. 让我飘过    | 28. 逝        |
| 4. 不归路     | 29. 夜 露      |
| 5. 夜是温柔    | 30. 簾卷西风     |
| 6. 孤 浪     | 31. 该不该让他知道  |
| 7. 情在深时    | 32. 今生若比永恒长  |
| 8. 水 云     | 33. 斯人独憔悴    |
| 9. 沙峇玫瑰    | 34. 灯影之外     |
| 10. 流水不再浪漫 | 35. 故人风雨     |
| 11. 悠然此心   | 36. 风里百合     |
| 12. 轻舟激浪   | 37. 无 怨      |
| 13. 云外千峰   | 38. 绿色山庄     |
| 14. 茫茫路    | 39. 无歌的幽谷    |
| 15. 千帆尽处   | 40. 静听寂寞     |
| 16. 殒 星    | 41. 最后的温柔    |
| 17. 冬 绿    | 42. 黑色太阳     |
| 18. 桑 园    | 43. 凝香泉      |
| 19. 菩 提    | 44. 浪里滔滔     |
| 20. 心 影    | 45. 光年中的一瞬   |
| 21. 草 浪    | 46. 世纪末的故事   |
| 22. 常在心头   | 47. 当你沉睡时    |
| 23. 烟波千里   | 48. 如果她不知道   |
| 24. 摘 星    | 49. 拥抱寂寞     |
| 25. 缘 起    | 50. 你的抱歉说得太迟 |

刚过午夜，冷寂的石澳路上疾驰的一辆黑色汽车，只是一刹那间就冲进一幢隐藏在树丛后面的大屋。

大屋建在一个小小的山坡上，树丛后是围墙，中间有个电闸铁门，正缓缓打开。黑汽车像一匹黑豹般闪了进去，是一辆黑得漂亮又有型的法拉利。车上下来的是正宇，罗正宇，罗雨亭的次子，做医生的罗正宇。

他有三十岁，年轻的脸上有丝阴森，有丝怒气，他直冲进二楼第一间卧室。

“你做的好事。”他的声音冰冷而残酷，好像人肉市场的贩子。

卧室正中的床上半躺着一个和他十分相像的男人，那是三十四岁的罗正浩，他的哥哥。

正浩正在看《花花公子》，听见声音懒洋洋地放下杂志抬起头。

“你。”他的声音也懒洋洋的提不起劲。

“你做的好事。”正宇再一次说。

正浩皱皱眉，冷淡地问：“又被女人甩了？”

“是你，”正宇比哥哥正浩冲动，完全沉不住气。“是你让露莎去欧洲的。”

“那又怎样？”正浩瞪着他。

“你明知露莎是我的。”正宇叫。

“兄弟，又沉不住气，”正浩冷冷地笑，极是不屑。“为女人有什么值得吵的？”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正宇涨红脸。

“那个女人太蠢，不叫她去怎么行？”正浩直起上半身，“我叫阿诚押着她去，不能让她出岔子。她有了身孕。”

“你的？”正宇不能置信。

“别傻了，正宇，对女人不能动真情，更不能有手尾。我已经联络好那边的妇科医生，全无问题。”

“你——”

“还忘了告诉你个消息，老头子已同意，下个月八号我和珍纳结婚。”正浩淡淡的。

“和珍纳？”正宇不能置信，“那个一本正经的女律师？”

正浩又是神秘莫测地一笑。

“兄弟，还有好多东西你要学，你的最大毛病是太冲动。”他说。

“你对露莎——”

“阿诚会替我办妥一切，”正浩胸有成竹。“跟了我那么多年，总该知道我的脾气。”

正宇想一想，事到如今跟正浩翻脸也没用，哥哥只有一个，而外面女人却数不清。

他转身大步而去。

“正宇，明晚有舞会，我们一起去？”正浩的声音还从后面追上来。

他哼一声，把自己关进卧室里。

心头仍然有怒气，明明是他的女人——正浩真是外面人所称的“女人杀手”，他看中的女人没有人能逃过他的手指缝。像那个珍纳，那么好的家世、那么好的学问、那么严肃的态度，她怎

么会肯嫁给正浩的？

心里倒是很服正浩。

楼下汽车怒吼，不用看，妹妹罗宁回来了。  
今夜她倒回来得早，不到一点呢。

果然碰碰砰砰，罗宁一路上楼一路好像在打  
拳击，弄出好大的声音。正宇拉开房门，看见罗  
宁半醉的脸。

“又醉了？”正宇皱眉。

女人醉了模样儿好看，好诱人，但自己妹妹  
除外。

“没醉，一点也没醉。”罗宁伸出食指摇摇，  
“你知道我遇到谁？”

“又一个新的漂亮傻瓜？一头撞进了我们罗  
大小姐的无情怀里？”正宇讽刺。

“别淤我。”她静了一下，“雷蒙回来，他还  
是老样子。”

“于是你们旧情复炽？”

“他——带来新婚太太，”罗宁的脸上没有表  
情，“一个又丑又老又平凡的女人，不知从哪个  
垃圾角落里找出来。”



“哦。原来大受刺激。”正字不放松的再讽刺。刚才从正浩那儿受的气全发在罗宁身上。  
“借酒装疯。”

“我才不会那么没用，”罗宁哈哈大笑，“哪个男人能刺激到我罗宁？如果我要，追我的男人从中环排到筲箕湾。”

“是啊，银行无条件派钱，那么多冤大头吗？”正字冷笑。

“罗正字，为什么总淤我？”她跳起来，一副野山猫的样子。

“我不淤你也有其他男人淤你，女孩子家还是检点些好。”

“我有哪儿不检点了？”她怪叫。

“叫什么？别吵醒我们三楼尊贵的父母大人，”正字指了指，“你不想经济封锁吧？”

“别用他们来唬我。”

“你知道正浩下个月结婚吗？”他忽然问。

“和珍纳？”她显然意外，“太妙了，医生和律师门当户对，谁也不比谁高，珍纳又是独生女，罗正浩真有办法。”

“从来没听过风声的？”他问。

“专咬人的狗会叫吗？”她笑。

“他们是谁猎到了谁？到底是谁的胜利？”正字弄不明白。

“过阵子就知道啦，”罗宁往床上一倒，“那个珍纳，我看她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有好戏看了吧。”正字笑了。下意识觉得，有人会替他报一箭之仇了。

罗宁没理他，他过去望望，她已睡着了。

正字对这惟一的妹妹倒是挺不错的，他替她熄了灯，盖上被，拿了自己睡衣就退出去。经过正浩门外，看见正浩仍维持着原来姿势半躺那儿动也不动，仿佛在沉思。

“又在打什么坏主意了？”正字对哥哥是有颇多不满。

“想不想我给你点便宜占？”正浩望他一眼，“内幕消息，有人要捧起一只冷门小股，有没有兴趣玩两手？”

“原来我们罗家大少除了女人，对股票金融倒也真头头是道。心领了，我宁愿医我的病人赚

钱。”

“你那些病人。”正浩摆明了讽刺，“如果你不姓罗，不是罗雨亭的儿子，你看看有多少人会来找你？”

“没有什么气不过的，我姓罗，鼎鼎大名罗雨亭的儿子。”正宇针锋相对，“你不是也打着姓罗的招牌呢？”

“我靠的是真本事，我赚的每一块钱都靠我的眼光和魄力，姓不姓罗都这样。”

“是吗？”正宇冷哼一声又似笑非笑的“又有那么多老头子的朋友是你的客户？”

正宇讲完顺手拉上房门，大步冲出了正浩的卧室。他们兄弟永远狗咬狗骨，纠缠不清。

夜深了，石澳的漂亮豪华巨宅里的灯全熄了，罗家上上下下都进入了梦乡，夜，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安宁的。

早晨，正宇下楼看见父母、正浩和昨夜酒醉的罗宁都坐在早餐桌上。

在父母面前，他们都是另一副嘴脸，正经、

灯影之外 8 认真和诚恳听话的。

“早，爸，妈咪。”正字叫，“大哥。”

“昨夜回来得太迟。”母亲问。

“十二点以前已到家，大哥看见的。”正字说。立刻看正浩一眼。

正浩不出声，罗宁却抢着说：“是啊！我跟二哥还聊了一阵呢。”

母亲于是安心地用她的早餐。看报纸的父亲放下报纸。

“昨天股市低收，今天你的意见怎样？”他的视线放在正浩身上。

父亲比较重视长子，何况正浩继承了他的衣钵，子继父业，把父亲一手建立的财务、地产及轮船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

“我看今天还得跌。”正浩一点也不犹豫，“以我的预测，跌势未尽。”

“嗯。我也这么看。”雨亭颇为满意，“继续看着股市，这两天是关键。”

“是。我会。”正浩笑一笑。

兄弟俩他长得比较正派，又对父亲言听计

从，很得宠爱。正宇比较爱动比较花弗，至少外表上看来如此，三十岁了还完全不定性，虽是医生，也给人轻佻感觉。

雨亭的口头禅是“正宇被母亲宠坏了”。至于罗宁，因为是女孩子，管教比较松，养成她任性大胆妄为的毛病，是个标准的千金小姐。

早餐后，各人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即使这么爱玩的正宇，也乖乖地回到医务所。因为他知道，若不如此是过不了父亲那一关的。

“阿宁，”知女莫若母，“昨夜又喝酒？我闻到你身上的酒味。”

“哪儿有这回事？昨夜我不知道多乖，一早回来陪二哥聊天。”

“你能一早回来，太阳打西边出来。”母亲说，“等会陪我去中环珠宝行看看。”

“不行，我约了人。”

“别人生女儿有个陪伴，你却总是不能陪我。又约了谁？”

又约了谁？当然没有。香港叫得出名字、看得上眼的男士们都怕了这位罗家大小姐，谁能吃

灯 得消她呢？

影 罗家两兄弟都清秀端正，偏偏这惟一的女儿  
之 却平庸普通。加上她的作风，她的脾气，她的个  
外 性，谁敢做她的男朋友呢？

10

“不告诉你。”提起心事，罗宁立刻烦躁，又不敢在母亲面前表现出来。“总之我约了人，等会儿就出去。”

“我不管你去哪儿，总之别再替我丢脸！”母亲警告，“还有，晚上回来晚餐，你爸最讨厌在晚餐桌上见不到人。”

罗宁脸一沉，粗着嗓子说：“我丢脸，你们别认我就是。”她最忌最恨母亲常说她丢脸，“我的事你们别管。”

“如果你不是我女儿我才不管，”母亲也气了，“想想看你的所作所为，你——”

“不许再说。”她涨红了脸拍台而起，“丢脸的总是我，你们也不出去打听一下，正浩、正宇就争气了吗？只是你们糊涂而已。”

“不许诬赖哥哥。”母亲喝。

“正浩把正字的女朋友肚子搞大了，去欧洲

堕胎，全香港的人都知道。”她叫。

“你——胡说。正浩最正派，你恶意毁谤自己哥哥？”母亲气得发抖。

“不信你自己去问。”她冲出门。巨大的跑车声浪一下子冲远了。

母亲没有去追问正浩的事，因为正浩和大家闺秀、门当户对的女律师陈珍纳结婚了。

罗家虽富贵却不夸张，不像香港有些 New Rich 的暴发户嘴脸，会把些喜庆宴会弄得全城皆知，像作 Show 一样。

他们也请了上百桌，却没有请记者，所以婚礼尽管豪华却也没上八卦周刊。

婚礼后正浩与珍纳去美国度蜜月。

“是他聪明，不选欧洲。”正宇对罗宁说：“他怕撞到露莎。”

“错了。罗正浩会怕撞到区区一个小女人？他讨好珍纳，珍纳以前是在美国念书的。”

“美国念法律怎能在香港当律师？”正宇怪叫。

“人家没说开业，有个律师头衔又是罗正浩夫人已经够了。”

“最蠢是你！”正字瞪妹妹一眼，“美国住了五年，狗屁文凭也没一张。”

“要文凭做什么？我才不稀罕买的。”她也有她硬骨头的一面。

“不稀罕！看人家陈珍纳的文凭嫁妆，谁不叫好。”正字说，“你是湿水炮仗，最蠢。”

“为什么你今天不出去跑？”罗宁问。

“约了老头子。”正字指指头上。

“又有什么鬼花招？”

“等会儿你自然知道。”正字面有得色。

在晚餐桌上，永远都是父慈子孝的场面。

“爸，有点事我想跟你商量。”正字一本正经的。正经得罗宁想笑。

“嗯。”

“医务所在九龙，隧道交通非常不方便，我想——能不能搬到九龙去住？”

“什么？”罗雨亭抬起脸，未语先怒，“你就



想搬出去胡作非为。什么交通不方便，这绝对不是理由。”

“爸爸——”

“不许再说。想搬出去就别姓罗。”雨亭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正字。”母亲直打眼色，“你前两天不是说有个什么投资计划吗？”

正字心有不甘，又不敢在脸上表示不满，对母亲的话也没有反应。

“什么投资计划？”雨亭追问。对于投资做生意他永远有兴趣。他的嗜好是令他天文数字的财产每天再作几何级数的增加。

“这样的，”母亲是永远打圆场的人，也永远包庇子女。“正字说他和几个朋友有个很大的投资计划，看看可有办法在香港的公海开一间赌场。”

雨亭盯着正字好一阵子，盯得正字心中发毛，这个计划也不过是几个朋友酒后胡言而已。

“政府会批准吗？”雨亭居然这样问。

“这——我们正在咨询，”正字吸一口气，令